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會學術講演記錄

主席報告

李 濟

王院長，傅太太，諸位來賓，諸位同仁：

今天十月二十二日是本所成立的四十週年的紀念日，我們選擇這一天做本所的生日，是經過一番考訂的。事實上，在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前，本所經過了一段長期的籌備，這籌備期間約有半年，直到十月二十二日中央研究院才在廣州東山柏園爲本所選擇了所址，本所在那兒正式成立，跟外界開始有官方的交往。

從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今天，這四十年間，歷史語言研究所搬過十一次家。南港是本所的第十一個所址。我們換過兩次所長，前兩任所長都逝世在臺灣，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同時在這四十年間，也有很多其他工作的同事亡故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所以我們今天想作的第一件事，爲請求各位來賓和我們研究所的同仁爲我們的這些亡故的工作者敬悼一分鐘（肅立默悼）。謝謝，請坐。

在逝世在崗位的工作人員中，我們研究所同仁認爲有十位對本所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勞績，所以在今天紀念本所四十歲的生日時，我們在舉辦的業績展覽中，特別關了一個單位，除了展覽本所四十年來的歷史文件外，並表彰他們的業績。由所務會議決定，將這十位對本所貢獻最大的，亡故的工作人員的相片，懸掛在牆壁上。從此以後，我們將在本所適當的場所，把他們的相片永久高懸，以作紀念。這十位是：

第一位：蔡元培先生（一九二七——四〇），本院故院長，秉承 國父遺教，
規劃本院科學研究，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

第二位：朱家驊先生（一九四〇——五七），本院故院長，主持並發揚本院研究工作，抗戰期間，維護各所安全，渡過國難，並指導本所在臺灣的重建工作。

第三位：胡適先生（一九五七——六二），本院故院長，贊助本所研究，並

指導本所在臺灣的重建工作。

第四位：丁文江先生（一九三一——三六），本所田野工作的總顧問。

第五位：傅斯年先生（一九二八——五〇），本所故所長，創辦本所，建立工作基礎，製定研究方針，綜理所務，前後二十三年。

第六位：董作賓先生（一九二八——六二），本所故所長，甲骨學的建設人。

第七位：梁思永先生（一九三〇——四八），田野考古工作的大隊長，侯家莊發掘的導師。

第八位：李晉華先生（一九三三——三七），校勘明實錄的第一位工作者。

第九位：吳金鼎先生（一九三〇——四四），黑陶文化的發現者。

第十位：董同龢先生（一九三六——六三），新語言學的信徒，研究高山族語言的創始者。

此外，本所有一段重要的歷史記錄，本人願乘這一個機會作一特別報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在這一動盪的時代，能繼續不斷地維持了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同仁等所以能安定地工作，固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 總統蔣公的愛護，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指出並感謝的。蔣總統關懷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遠在民國二十年。那一年是本所成立的第三年，在南京舉辦第一次業績展覽的時候，蔣總統在當時負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重任，當史語所在此時展覽時，他於百忙中化了一個鐘頭的時間來參觀本所業績。以後，安陽的發掘，遭遇了許多地方上的不了解和阻礙，也是蒙 蔣委員長給我們出了一個佈告，考古組的工作才能安靜地做了九年。在抗戰時候，中央研究院很多研究工作，時時得到 蔣總統的獎勵和指示。本所能够遷移到臺灣，也是 總統命令，特別撥了一條船，使本所的圖書、儀器和若干實物能安全的運到自由的寶島來。這些都可以說明了 蔣總統對本所的研究工作不但很早就注意到了，並且是經常愛護，加以獎勵的。現在我們紀念本所成立的四十年，決定把全部的業績展覽，以及四十週年的集刊，呈獻給我們中華民國最偉大的領袖蔣總統，表示本所工作人員誠意的感謝，感謝他對本所研究工作的長期保養和庇護。

其次，我應該向諸位來賓報告的是：本所的一般情形，現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南港已經安靜的做了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了，有五座房子，其中一座是圖書館，有中文

圖書二十萬冊，西文圖書二萬餘冊，期刊合訂本約三千冊，微影膠捲二千五百捲，拓片約三萬張，檔案約卅萬件。關於研究的實物和歷年來搜集的第一手資料，除了檔案之外，我們還替國家保存了許多古物。具有歷史意義的古物，是我們自己發掘出來的，最近已經編列詳細目錄呈送 總統府 備案。此外，還保存若干他種學術的原始資料，如語言學方面的音檔，這是趙元任先生領導下所做的田野工作的記錄。還有採集的民族學許多標本；現在因為民族學研究所成立，這些標本已搬到民族學研究所陳列。這些學術資料都是本所研究人員自己搜集的第一手學術資料。第三報告的事項，有關現在在本所正式人員的數量。依政府給本院的名額，本所的工作人員是四十四位，若加上臨時人員，總計實際作研究工作的在九十人以上。第四件事情，是有關本所研究出版品的報告，在創辦人傅先生時代，本所出版品已經分為六大類，和若干小類。最要緊的刊物是本所的集刊，每年出一本，每本分四分刊印。現在已將四分合為一本刊印，每年仍出一本。這刊物已編到第四十本。第四十本是要呈獻給 蔣總統作紀念的。總計集刊已出版的字數約在二千四百萬字上下。另一系列不定期的刊物有史料叢書，也是本所的基本出版品，在本所創辦初期，整理內閣大庫檔案時即開始編印，現已編印到第九十本。每本印有十萬字的史料。已經出版的，有一千二百萬字左右。更一重要的編輯史料工作，為最近完成的明實錄附校勘記。明實錄附校勘記雖也屬於史料整理校勘的性質，與史料叢書的編印比，却有它的獨立性。我作過一次粗略的計算，這一刊物全部的字數總計約近四千萬。以上三種出版品代表較大規模的集體工作。此外另有小單位的，但研究性較多的出版品如單刊、專刊。專刊已經出了五十多種，單刊有三十種。這兩種專題研究的報告，合起來也出版了一千萬字以上。更專門的刊物，有中國考古報告集，這是專門報告，由田野考古人員所發掘出來的資料及研究工作，這一印刷品，圖版甚多，不能以字計算，它的內容若單算印的文字，也在五百萬字以上。中國考古報告集，現在已出有二十本，八開本。總算起來，四十年來史語所的全部出版品，如以字數計算，大概在九千餘萬字以上，接近於一萬萬的字數。以四十年平均算，每年出版的刊物，在二百萬字以上。本所創辦人傅孟真先生說我們的刊物，應該以供應可靠的史料為最優先。也就是說，我們都應該依照自己尋找的原始資料，加以整理，供應史學界。以出貨的價值論，貨色是相當豐富而完備的。它們

的內容是實質的。我們這邊印有出版品的目錄；諸位先生要的話，我們可以奉送。關於出版物的品質，我們不想估計，不過我可以作幾項保證：我們的出版品沒有偷關漏稅，強不知以爲知的作品；更沒有抄襲他人的冒牌劣品；也沒有發洩情緒的宣傳品。我們可以保證，它們都是合乎科學標準的，忠於學術的報導。至於它們在學術上的貢獻呢？這點，我想不屬今天報告的範圍。

最後的一件報告是：有關本所經費的事情。本所和中央研究院其他研究所一樣，在抗戰前，每月有一萬元的經常費。抗戰結束後，遷到臺灣，本所的經費經過了一段長期的不安定和不固定的階段，到了現在每年已有百萬元以上的預算數字了。本年度的預算爲新臺幣二百三十四萬三千元，就數目字來說比戰前多了二十倍。大家都曉得、現在生活跟戰前比，大概漲了三百倍。除政府給我們的經常費外，按照本所工作計劃的需要，歷年均得到許多中外的基金會以及其他學術機關的資助。幫助我們最多的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本所的田野工作，如考古發掘，民族調查，語言調查等等，很多是由這一基金會的補助，才能實行。此外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對於我們的研究工作也很加重視。外國的，有洛氏基金會，東亞學會，亞洲協會等，常常支持我們的研究計劃；這些幫助都曾給予本所工作人員很大的鼓勵，本所對於這些機關，應當趁此機會，表示我們最誠摯的謝意。

今天是本所四十歲的生日，因爲本所是個學術機關，所準備的最重要的慶祝節目，爲請兩位與本所有深切關係的前輩同事，作一次紀念性的學術演講。此外，今天下午，本所預備有本所同仁的同樂會。另一最要緊的節目，爲本所四十年來的業績展覽，會場中把本所四十年來的一般情形，及有關的重要文件，以及出版品等陳列在一室；另一室陳列第一組的成績；第三室陳列語言學的資料和民族學蒐集的標本。以上三陳列室連同原來考古館陳列的古器物，全部展覽共有五個單位。今天是預展，明天開始正式的展覽。

報告完畢，現在我們開始學術講演。